

中醫 繆若衡 贈醫
每日上午八時至十時止精理
症血症各種大症窩深水堆福
街十六號二樓憑此贈診免費

米價昨再低跌
第三次之環遊世界航行 昨晨由岷尼拉抵港，載有遊客三百零八人，其中國籍計分十國之多，船抵埠後，遊客紛紛登岸。

雙疊鐵床連簾絲褥
上海三友實業社出

張十九元
蜜杭街八十七號大發公司經理

律師代辯辯護，求官准被告繳保用外候審，官允所請，乃命首被告繳保五千元，另發保二千元，第二第三兩被告，每人

黃博濟
醫務所
治癒永無復發更硬不致輕瀝地上海路一七八

第十二回 欣然得趣 錦帳貢舉詞

萍娘心裏也突突跳動，隨後跟着，一同走到外邊客廳，果然看見肥胖的身軀，坐在沙發椅上。原來正是錢富紀部長，她的確見他，心裏不覺大定睛睜的瞧了一口，口裏說道：「可恨無用的僕僮，說話說得不清楚，却使我受了個虛訛了。」心裏正在這樣想，那肥胖的身軀，早已站起來，說道：「明光，怎麼你會在這裏呢？老李呢？」明光笑道：「我也幾纔來的，李部長因為大公館的夫人從上海回來，他不放我到來。可是他又怕萍娘不曉得緣由，懷疑了，故命我到來說明。」錢部長笑道：「老李也是命乖，怎麼新婦第二夜，便遇過了這個門呢？可是，明光你也不對，大公館裏的夫人，不是你的乾娘嗎？怎麼你却要對你的乾娘倒戈？」他說完，又轉臉向萍娘說道：「嫂子女，明光這個東西，是一個小滑頭，你不要相信他。」說完不覺呵呵的大笑！萍娘聽了，因為萍頭，你下要相他是一個整生的人，自己也是一個新婦第二夜的新人身份，聽了這些話，少不免羞羞人答答的對他說，她不好說甚麼話，便低下頭來，微微的笑着。明光這時臉上邊有點掛紅，可是，他聽得錢部長說的話，並沒有惡意的，也就說道：「這也是無法，因為那邊大公館的是莊娘，照到我原應站在她那一邊，可是部長却是我乾爹，一個爹一個娘，無論是誰，我也不能夠不乾娘的。而且這邊的是乾娘，我還能跑到誰的一方面嗎！」

日來廣東廣西之蒼梧縣與封川縣兩邑木雙樓間閭閻發生糾紛。雙樓爲兩邑交界處關係甚不親睦。事件乃遂漸擴大矣。查廣西蒼梧縣宜則木雙樓乃爲廣西匪國之地。實屬城。惟據廣東封川縣指稱。則木雙樓乃爲廣東所有。有省志爲証。其始尚以公文互相詰辯。其後由蒼梧縣派兵進駐木雙樓。而封川縣亦不示弱。徵集各鄉鄉勇。以武力收復其地。故當此日警發生衝突。槍聲無日。且有日甚。故此事勢愈大之勢。是以廣東廣西均派有大員以爲踏勘人。按多楊之能識盜矣。其尊論舊。年已老耄。其性亢爽。一遇其言。故時人又有是久有是。實經道也。楊頗諳詩文。實經爲楊導以人。自謂離小技。未輕舉。不可以聲大雅之客。故不爲人。詩之上原未可知之。然所爲字。則頗具滄海氣者。然亦不輕爲人作書。故市上商賈有楊之墨寶出現。然不多見也。楊今擬調解之專員。如楊平日立正不阿。當能爲下一公正之判結。是則此地之冤寃得解。自是得有正確之判斷。而不待雙方

法文者著 (六八二)

上。富。往。中。尾。乃
下。富。品。中。中。行

421

各人未知何事。但聞至善師命。無不從從者。且以山頂突然發熱出此種薩之聲矣。一似雷聲震之狀。心中已驚慌幾分矣。所以一聞至善師命。立即伏臥山脚。以待至善後命。未幾。但聞霹靂一聲。有似山崩裂貌。而至善又發命令。使人各齊起。躍至右方巨石頂矣。令人一齊縱身跳躍。而至善身立石頂矣。雷太保乃問至善曰。頭聞何事而有此聲也。至善乃在巨石右後之下曰。道長不見此乎。雷太保與我一人一齊移目以觀石後之下則見有磐石三大座。尚搖搖不定。似有人撼之勢。太保曰。豈有人在此山頂推石而下乎。至善點首曰。此人必請運氣移山倒石法也。此法我在青海時。曾以之教三德師弟以攻紅線女王人謫之。此不可不究也。汝等可暫在此石。勿往他處。此石為山中巖石之最高者。故可以避險一切也。吾今當往山頂搜覓之。看有何人在此。至善言已。便縱身一跳。身已在山腰。甫定足。而隆隆之聲又上。至善急即轉身而避。乘機影子上攀。下現形勢。則見山頂最高

避亦揮拳拒之。身中不着一点。其前人似大怒。目光更烈。有如火炬。而其頭乃四搖。赤髮披離。有如若僧掃拂。又復大吼一聲。遂拋落石柱下。至善欲探其秘。一見其人跳離石柱。便即隨身跳登石柱頂。而急運氣施放其千斤墜法。鼓氣勁。而向其人盡力一噴。其身乃搖搖。似欲掙扎脫。但久之而不復動。似不能抵抗至善之氣勁矣。而至善乃安心以細察其柱上有何物。於是俯首細察所立之石柱。圓徑幾及二丈。中間乃有一



42

其人一聞至善之名。乃叩頭如搗蒜。口中大叫曰。小人有限不識泰山。幾失交臂於善人。但不知頃間尙有數女人等。即爲禍何人。也。至善曰。此皆吾妻及兒女汝之真名爲爾。爾等告我。何以聞吾妻名而突作此舉也。其夫乃起。遂曰。吾因見過白眉上人一面矣。亦謂一說。聞見過白眉之上。而震驚也。且其間爲耳誤會以爲有來賊盜寶藏。故不敢不告主人。茲我愛兒之花鬘。而今居此。

10

紙灰飛作白蝴蝶。蠟燭凝成
鵝。此黃山谷清明詩也。異
客。又舊清明。無狀如予。
無恨終日追遠之思。粵人掃墓
儀備表。子孫到祭。則時樂盃耳。
各地風俗有殊。以風城言。則
日。各姓人士之展墓者。先於墳
上簷搭蓬席。雇鼓吹手數人。以
備儀表。子孫到祭。則時樂盃耳。
省墓。視舊清明。在順風更有尼
五種。其後俗者。蓋南順一帶。大
都男子掃墓。女子非無。特不多
。聊至近年來。風氣漸開。女性
省墓。視舊清明。在順風更有尼
修墳墓。荷樹肩筐。相接
市郊道上。汽車往來。倍
長途。無不利市之徒
。春市年鮮。與時婦之風光
本池則以顯明湖船報香

100

黑面獸變然醒來。則見入內者。乃爲黑鬼義。遂一躍而起。謂黑鬼義曰。汝自右灘歸來耶。富叔對如何者。黑鬼義遂坐下榻傍。徐徐曰。我到達右灘。當叔適在。我已告富叔言之。富叔詳問我男子親及當時情形。我具實言之。富叔沉吟曰。此事以我觀之。既非連煙幃中人爲此。則亦常出自是三鏡者。然來也必不出九江一地。汝可細語阿媽。我下當往江一行。明日即來汝處而阿媽。到時或有所待當也。我見富叔已深入睡鄉。故直待至此方來見頭哥。歸來時頭哥已深入睡鄉。故直待至此方來見頭哥。黑面獸聞富叔已允往九江。心裏喜爲鬆下。其時將近黃昏矣。距晚膳之時尚有一小時。黑面獸遂不再耽擱而盤膝坐。翌坐片刻。即已進膳。膳畢。黑面獸往轎中與僕妾晤。蓋今夕黑面獸仍放心不下。尙在於輿中偵察。及巡視各處也。故留坐片刻。即又返回臥室。黑面獸是夜竟不眠。直至翌晨。黑面獸未敢取品茗。直至早膳將進時。黑鬼義自外奔入曰。祺哥富叔來矣。黑面獸卽作得喜狀。又似一團明月自天而降者。故疾奔而出。則遇見陳安已與黨當並肩而行。

我盼汝來久矣。事體如何。蘇當曰。眉目則有之。然此非言談所能盡者。嘗入室而後細談也。黑面獸聞言。遂掩簾急走大踏步而行。若急不及待者。蘇當曰。阿媽雖嫌吾若此。汝爲後任少年。年富力強。步履矯健如飛。若我則爲已有年紀之人。且又道友也。何能追隨於阿媽之後。汝不見我已氣喘吁吁。黑面獸笑而密按其步笑曰。我一時疏忽耳。蓋我懸念於此事甚切。深欲先光開而後快。其心始安。故不期而步至塵埃耳。蘇當曰。阿媽休如此匆遽。事情於阿媽雖有碍。然亦非絕對不利。故我不爲着急之想。阿媽又何必惶急若此乎。鑒貌辨色。簡我見此事緊急者。亦無如此延緩首曰。黑面獸曰。然則此事於我等爲無大礙耶。蘇當默然。黑面獸嘆曰。如如此則我又放下心頭。一見烟榻即須臥下。是以立即臥於烟床上。蓋我焦急莫過於此側。則蘇當曰。此事何如。越言之。蓋我焦急異常矣。蘇當曰。待我整兩名先至言何如。黑面獸曰。我先問富叔。此男子是否自九江來者。蘇當點首曰。然。

然。使更細雨霏微。寒風骨朔。不勝欲起者幾稀。肥地屬滬界。漢人死後。除穴於澳中西洋墳外。多遷葬華界。北山前山。尤多碑石。欄目皆是。爲最荒塚累累。不下數段之工。瀝國人不敢擅雷他。是年該地所有山墳無人拜。當時神節速驚。豈異白人。敬待晴叩。亦神祐。亦笑自彼關公路兩旁。省墓者甚北山前山等地。距馮遠車馬前時。乘汽車則瞬息該日之較前車。無不清流而營業矣。年。自朝至暮暇。亦爲年年如是之狀態。求能免俗。今歲舊亦返溪。年年作客。歲歲思親。害神亡。

佛羅里達 瑪德琳

— 100 —

人力保速辦以民工

秘。打喉喉漏。症。

功自致毒下原發 曰奇胃十大于邪非注

櫻實彫 櫻

各 科 外 科 侯 爵 (青) 參 上 總 泉 我 財 泉

（好包日兩喉白）（愈全日即喉癰）（症

各年經 (藥地春鵝喉白) (名馳外中) 醫藥全見

（雙）（鮮）（保）（全）（止）（毒）（堅）（無）（保）（三）（日）（包）（好）

粘膠即貼療料每根即 (根斷日五) (明發刺始)

白刺生蟲 即見

CONFIDENTIAL